

从互动视角看汉语语气词

——以清末民初北京话为例

陈颖^{*}

摘 要 本文考察了清末民初北京话语气词中“啊”的音变、疑问句和形容词感叹句使用语气词的情况，从中观察到影响语气词使用的互动因素，包括说话人的态度、说听双方的固定社会地位和临时交际需求。

关键词 互动；清末民初；语气词

一 语气和互动

互动语言学认为，“话语的形式和互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转换是纠缠在一起的”，“作为互动结构，语言形式可以被看成是

^{*} 作者简介：陈颖，女，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不同交际者的合作成果”^{[1]39}。交际中,说话人说出信息或态度的同时,对听话人也有不同程度的要求或期待,说什么、如何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话双方的社会地位和交际需求。如赵元任就曾提到句末的下降尾音“总体表示说话的人高自位置的态度,如大人对小孩儿说话”^{[2]367},这种由高低位置决定的态度表现在语言形式中,即为互动的成果。具体到说话的内容,既可以是传递信息(如陈述句)或索取信息(如疑问句),也可以是传递情绪或态度(如祈使句、感叹句)。当然句类和传递/索取的信息/情绪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吕叔湘早就指出,语气是概念和内容相同的语句“因使用目的不同所生的分别”,兼用语调与语气词两种手段表示^{[3]257}。王力将语气分为四大类十二小类,即:确定(决定、表明、夸张)、不定(疑问、反诘、假设、揣测)、意志(祈使、催促、忍受)、感叹(不平、论理)^{[4]161}。吕叔湘则将疑问更细分为复问、自问自答、提醒等^{[3]296}。按照对听话人由低到高的要求程度,大致可将这些语气排列如下:

	疑问(自问自答-复问-提醒)
决定→不平 论理→表明 假设→夸张 揣测 忍受→反诘	
	祈使-催促
对听话人无期待—————	期待言语或行动上的回应

汉语语气词的“传情”功能受人关注,以往多从说话人的单向信息传递角度来看。也有一些研究注意到了语气词的互动功能,如史金生认为“呢”主要用于对话语体,与它表说话人情感的功能有关^{[5]35},韩志刚认为“吗”是非问句主要传达理性信

息，向对方提出信息要求^{[6]95}，王洪君等认为“了₂”句比其他句子更有互动交流的意愿^{[7]319}。语气词本身意义空灵，全句传递的具体意义依命题而不同，再加上语境因素，语气词的作用始终雾里看花，众说纷纭。

本文从互动角度出发，关注“语法中嵌入的主观性和社会性”^{[1]38}，讨论影响汉语语气词使用的三个因素：说话人的主观态度、说听双方的社会地位和交际角色以及说话人对听话人的要求。为排除自拟例句的语感不确定性，本文将语料限定在清末民初北京话小说中，力求以语气词的“最小差别对”为研究对象，辅以统计数据，观察语气词的倾向性用法以及语音、句法、语用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

二 主观意愿对“啊”的影响

现代汉语语气词“啊”前字韵腹为舌尖元音 [ɿ]、[ʅ] 时，“啊”变读为 [za]、[ʒa]，写作“啊”。发生这一音变的重要条件是“啊”在句尾读轻声，才能和前字末音相连。但如果说话人需要增强命题之外的主观情感，将“啊”延长，它的音强就不能过于微弱，也就难以和前字末音相连。既要使用语气词传情，又要加重读为次重音，从音理上看，最为合理便捷的方法就是在发完舌尖元音后，舌头略降，顺势发出舌面高元音开头的独立音节 [ia] “呀”。

京味小说中，清末民初的蔡友梅、亚铃、尹箴明、穆儒丐等小说家（1909—1924）在舌尖元音后只用“呀”不用“啊”，现代的老舍作品（1929—1961）除早期《老张的哲学》（1926）有

“是啊”，其余作品均写作“是呀”。当代的刘一达（1990）也是如此。这说明京味小说家们都将 [za] [z₄a] 记为“呀”。王朔（1980）例外，他的作品以“是啊”为主，不过他的作品通常被认为属于“大院文化”而非“胡同文化”，他的用字更符合规范化标准。

比较复杂的是《儿女英雄传》（1878），舌尖元音后的语气词有“啊”也有“呀”。列举时，复杂的列举项后面常常有停顿（例1、2，“啊”受语速限制不能读得又长又重，则只能轻读并前附连音；简单的列举项之间没有停顿（例3、4，“啊”起到分隔列举项的作用，成为列举格式的标志，为了隔音，元音 [ɿ]、[ʊ] 后的“啊”就读为“呀”：

例1. 褚大娘子道 “我想明日来的人必多，你得在灵前还礼，分不开身。张罗张罗人哪，归着归着屋子啊，那不得人呢？再就剩这两天了，知道你此去咱们是一个月两个月才见？我也合你亲热亲热。所以我带了铺盖来，打算住下，省得一天一荡的跑。”（儿女）

例2. 他口里连称 “怪事！”说 “我安驢此刻还是活着呢，还是死了？这地方还是阳世啊，还是阴司？我这眼前见的这光景，还是人境啊，还是……”（儿女）

例3. 所以我乘你合人家拧眉毛瞪眼睛的那个当儿，我就把你那把刀溜开了。不想姑娘你果然就死呀活呀的胡闹起来了。（儿女）

例4. 他道 “咧！姑奶奶，你婆婆托付了我会子，咱把人家舅太太一个人儿丢下不是话，再说他晚上还给我弄下吃的了。我更不会吃那些果子呀酒的咧。你们自家吃罢。”

(儿女)

再看对话中表示赞同的“是啊/是呀”“甚么事啊/甚么事呀”。“呀”句常常独立成段，处于话轮结束位置（例6、8），而“啊”句均非话轮结尾，其后续句往往为段落表义重点（例5、7）：

例5. 张老听了，先说道 “……鬼可怕他作傣呀？我们庄稼的，到了青苗在地的时候，那一夜不到地里守庄稼去，谁见有个鬼哪？”安公子接着说道 “是啊！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以二气言，则鬼者，阴之灵也；神者，阳之灵也。以一气言，则引而伸者为神，返而归者为鬼，其实一物而已。怕他则甚！怕他则甚！——只是姑娘到底怎样打发我们上路？”（儿女）

例6. 老爷听了，才说了句“是呀”，张姑娘那里就说：“那么说，还得换上长飘带手巾呢。”（儿女）

例7. 公子听了，连忙站起来回道 “母亲问到这里，这其中还有一段隐情，儿子不敢不禀知母亲，不敢就禀明父亲。这桩事，儿子出于万分不得已，此时实在作难，实在害怕。”太太说 “甚么事啊？你好歹的不要为难，我的孩子，你可搁不住再受委屈了！你如果有甚么不得主意的事，不敢告诉你父亲，有我呢，我给你宛转着说。”（儿女）

例8. 归着完毕，正谈明日的事，忽见晋升匆匆的跑过来回道 “舅太太家打发车接来了，说请舅太太立刻回去。”舅太太满脸惊慌道 “甚么事呀？”晋升回道 “刚才问过来人，他说不知道甚么事，只说那两房的爷们说的，务必求舅

太太今日回去才好。”(儿女)

也就是说,语气词“啊”用在舌尖元音之后时,说话人的表达重点在“啊”句的后续成分,“啊”则轻读前附合为 [za] [z_a],说话人希望以“啊”句放弃话轮时,则将语气词独立延长,读作 [ia] 写作“呀”。

检汉语教科书,与《儿女英雄传》同时代的《亚细亚言语集》(1879-1892 日本)、与蔡友梅小说同时代的《燕京妇语》(1906 日本)、与穆儒丐同时代的《官话丛集》(1924 朝鲜),无论何种情况都使用“啊”,个别用“呀”。非母语者记音,不可能像京味小说家那样敏感、准确。也有个别教科书倾向于记作“呀”,如《官话问答》(1915-1924 朝鲜)不区别语境地只用“呀”,《天时》(日本)则基本符合话轮结束必用“呀”句(例9,“啊”句大都有后续句的条件(例10):

例9.“您这程子作甚么哪?”“我天天跟张子元在一块儿哪。”“张子元,是九江磁业公司的股东么?”“是呀。”(天时)

例10.“现在陆军的军制不是都改编了么?”“是啊,从前的那些个名目都改了。”(天时)

是否结束话轮是说话人的主观意愿,它决定了句末语气词实际读法的轻重和长短,母语者可以察觉到这一特征并用不同的书写形式记录下来。后人忽略了主观意愿的不同,只关注到读音和写法上的区别,外族汉语学习者就更难注意到这个不承担命题意义的情态成分了。

三 疑问句的疑惑和求应程度

互动参与者的关系决定了话语的形式。与其说语气词具有缓和语气的作用，倒不如说是较亲近的交际关系决定了说话人使用语气词。

史金生等将疑问信息分为传疑和发问两方面^{[8]76}，传疑是句子命题所表达的内容，发问则是说话人对听话人的回答要求。疑问句中无语气词以及不同的语气词在疑惑和求应方面都有程度上的差异^①。

无语气词问句依靠语调和疑问词来表示疑惑，特指问、正反问、选择问在形式上指明了疑问点，疑惑程度高于是非问。同时，发问必然要关注到听者，就会有一定的求应性。和带语气词的问句相比，无语气词问句对听者的求应程度不高。

蔡友梅小说共有 11 处“怎么好”问句，共 6 处不带语气词，听话人往往是围观者、不尊重的人，交际关系较疏远，说话人也并不期待得到回答，发问的意图是展现为难或埋怨（例 11）：

例 11. 天已然二更多啦，老张跟大伙儿抱怨说 “你瞧瞧，小荣小荣也不回来啦，少大爷少大爷也不回来啦，孙先生又有事，你说这事怎么好？”（小额）

4 处带语气词“呢”的问句，说听双方关系亲近，说话人列

① 为避免干扰，此处不讨论反问句的情况。

出多个选项之后发问,目的是求助,增加了对听话人的回答要求(例12):

例12. 忽然想起,大丫头麻穆子素日很有主意,跟他讨论讨论。当时把麻穆子叫到跟前,把成氏说的话对麻穆子说了,跟麻穆子要主意。……文氏说 “我要帮他办,我没那个胆子,再一说我也不忍心下这宗毒手。我不帮他办,我真怕他。这可怎么好呢?”(搜救孤)

比较“呢/吗/啦/吧”问句,“呢”问句均为非是非问,有明确的疑惑点,求应程度很高:

例13. 正在这个时候儿,小文子儿且外头毛毛腾腾的就进来啦。一瞧,外头屋里好些个底下人,说 “你们都在这儿干甚么呢?外头一个人儿没有。里头屋谁唱呢?”(小额)

“吗”问句均为是非问,和“呢”问句形成互补分布,没有明确的疑惑点,疑惑的程度不高,但求应程度高,使用问句的主要目的是得到对方的回答,韩志刚称之为“主动索取新信息的言语行为”^[6],如例14 胎里坏和小催的关系并不亲密,第一次发问没有得到回答,便再次发问,对方回答的内容十分重要。“吗”问句也可以只是主动索取回答形式,例15 王香头问话只是为了显示做派,她并不关心回答的内容,但对方的回答在形式上十分重要:

例14. 胎里坏进门一瞧,有一个掌戥儿的小催在那里邀烟呢,说 “辛苦您哪,掌柜的在家哪吗?”小催一瞧,是胎里坏,说 “少见哪,孙先生,怎么老没来呀?掌柜的还

直念叨你哪。”胎里坏说“他在家哪吗?”小催说“在后头屋里抽烟哪。”(小额)

例 15. 王香头问老张说“都预备好啦吗?”老张说:“都预备好啦。”……老张说“这到了时候儿啦吧?”王香头说“你忙甚么?”说着,这才慢慢儿的下地,又问老张,说“干净水温了吗?”老张说“都预备好啦。”(小额)

“吧₁”问句均为是非问,没有明确的疑惑点,陆俭明认为“介于疑信之间”^[9],因而疑惑程度不高。通常认为“吧”表示征询、猜测、不肯定的语气,或称之为“缓和标记语”^{[10]157},正体现出“吧”问句的听说双方有一定的交际距离,说话人对听者没有明确的回答期待,如例 16 是用“吧”问句给听话人递话找个台阶下^①:

例 16. 正在难解难分的时候,花鞋德子早瞧出小额一谱儿来啦,赶紧说道“阿玛,您还是有点儿不舒服吧?您要是不不得劲儿,要不咱们走吧。不用听啦。”(小额)

“吧₂”问句用例不多,都是特指问或正反问,有明确的疑惑点。赵元任认为它和“吧₁”不同,是建议性的,意思是“你说吧”^{[2]361},这就对听话人有了明确的回答要求,如例 17 是“你说吧,叫我先见谁”,例 18 是“你就直说吧,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例 17. 霍头把银票接在手内一瞧,二十两,立刻就改了话味儿,遂说“……你打算先见朱二呀,还是先见勾一贵

① 蔡友梅小说共 20 处“吧”问句,都不需要听话人回答。

呢?”詹生假装低头思想 XX, 遂说道 “X 说两个人, 都得见, 你说叫我先见谁吧?” (亚铃·何喜珠)

例 18. 刁和曹说 “掌柜的不怪雷先生生气, 本来没你那么说话的。你想想, 二百银要了这么大的事, 那不是梦话么? 我们先生做事最讲究积功累德, 你眼睛太不认得好人了, 你快说正经话, 是打算怎么办罢?” (日本·虎头蛇尾)

“啦”问句的疑惑程度根据命题内是否有疑问词而定, 是非问的疑惑程度不高, 所以也可以用句号 (例 19), 对听者的回答要求不高; 特指问和正反问的疑惑程度稍高, 需要听者回答 (例 20、21):

例 19. 小秃儿瞧见爷爷回来啦, 赶紧跑过来, 拉住伊老者的手说 “爷爷, 您回来啦?” (小额)

例 20. 上岁数儿的问那个年轻的, 说 “大奶奶, 怎么你关钱粮来啦?” (小额)

例 21. 少奶奶又问伊老者说 “阿玛, 您还吃不吃啦?” (小额)

综上所述, 疑问句的形式决定了疑惑程度的高低, 是非问低于非是非问; 语气词决定了求应程度的高低, 无语气词问句最低, “呢”最高。句法形式和语用目的交织在一起, 形成疑问句两方面因素交错的局面:

	弱求应	中求应	强求应
弱疑惑 (是非问)	无语气词问句 “啦”问句	“吧 ₁ ”问句	“吗”问句
强疑惑 (非是非问)	无语气词问句	“啦”问句 “吧 ₂ ”问句	“呢”问句

四 形容词感叹句中的副词和语气词

形容词感叹句常常使用副词“真”“太”和语气词配合,如“真好啊/太美啦”。“真”“太”均为评注性副词,具有交际功用^{[11]66},但它们和语气词“啊/呀”和“了/啦”配合的情况不同。

汉语“在语法和语义完成句的结尾常常会附加语气词……然后伴随停顿,以此作为放弃话轮的信号”^{[12]72}。相比之下,非话轮结尾处的形容词感叹句,有评注性副词无语气词,句法语义独立而有“话犹未尽”之感,从关照听话人的角度来看,互动交际功能最弱(例22、23):

例22. 谁知他贪心太大,欲望过奢,不是自甘淡泊的人,锁了两头,也不得门路。(忠孝全)

例23. 老翁说“贵客不饮,他小孩子家焉敢先吃?殷爷是酒量真大,一想莫如我豁出醉去同他们稿稿酒,倘能把他们灌醉,一现露原形,个个儿是什么变的,我也好看得出来。”(亚铃·聊斋演义)

王洪君等分析“了₂”的使用条件是“话主主观显身、主观上与受话共处一个话语时空、与受话主观近距离交互”^{[7]328}。“啦”往往显示出说话人对听话人表达的强烈交际互动意愿,含“我得告诉你”“你要知道”的意味。“了”和“啦”都能和“太”“真”配合,但“太 A 了/啦”多用在对话中(例 24、25)，“真 A 了/啦”多用在叙述中,具有描述性,前面常带“可/倒”增加夸张色彩(例 26、27):

例 24. 吴八儿说 “洗村子这个举动儿太大了。我倒有个主意……”(张二奎)

例 25. 岳魁说 “您脑子太简单啦,随便说一个得了,这又不是过堂写口供,说错了又不罚几块。”(忠孝全)

例 26. 丁狗子那天也在场。这小子心里这个气真大了,自己暗叫自己,说 “丁狗子,你瞧瞧人家怎么长来着。人家是人生父母养的,难道说我不是?真要把谁气死。以后我们还是短不了见,这真正的是冤孽。”(裤缎眼)

例 27. 狗爷一听,这个气可真大啦,当时由小屋儿就进出来啦,说 “受甚么双礼呀?你冤透了我啦!咱们就是官司!”(姑作婆)

屈承熹将“啊”称作“关心虚词”,指该句所表述的内容代表说话者个人的关心^{[13]112},也就是“啊”体现说话人对听话人的亲近态度,从互动的角度来看,对听者无要求是单向的情绪表现。“真 A 啊/呀”用于说话人的自我感叹(例 28、29),用例不多,“太 A 啊/呀”只有 1 例(例 30),且感叹语气还不如疑问语气明显:

例 28. 赵文祥说 “这根烟枪真讲究呀。……” (新侦探)

例 29. 又听王香头唱道 “你这个病啊，真不轻啊，这场儿官司打的凶啊，额少峰啊（倒是中东辙），你这个病啊，我给你瞧哇，我给瞧的准把牢哇，我给你瞧的准得好哇（又改了姚条辙啦）。” (小额)

例 30. 长大人就奔到轿子头里去问 “某知县是上那儿去？”某知县见是抚台，就赶紧的下了轿子，回答说 “现在是下街查夜去。”长大人说 “现在才二更天，查夜也太早啊？” (日本·搜奇新编)

数据表明，形容词感叹句中，“太”的用例远比“真”多，“了/啦”的用例远比“啊/呀”多。

	京味小说				汉语教科书(西人、日本、朝鲜)			
	~ A 了	~ A 啦	~ A 呀	~ A 啊	~ A 了	~ A 啦	~ A 呀	~ A 啊
太	71	24	0	0	54	0	0	1
真	4	3	1	1	16	0	4	0

副词“太”表示超出标准，向听者传递信息的愿望表现强烈。“真”表示符合标准，对听者的关照不如“太”。语气词“了/啦”的交互性强，因而更能与“太”相配，与“真”相配时常用语气词副词“可/倒”来补足主观性。语气词“啊/呀”交互性弱，只能跟“真”相配。

以上讨论说明，汉语语气词的使用极大地受到交际因素的影响，包括说话人的态度、说听双方的固定社会地位和临时交际需

求。也可以说,听话人的存在决定了说话人用/不用以及用哪一个语气词来表达命题之外的情绪和态度,这也是语言交互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的体现。

参考文献:

- [1] Ochs E. , Schegloff E. A. , Thompson S. A. (Eds.). Interaction and Gramm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6.
- [2]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 [M]. 吕叔湘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3]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2/1982.
- [4]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3/1985.
- [5] 史金生. 传信语气词“的”“了”“呢”的共现顺序 [J]. 汉语学习, 2000 (5).
- [6] 韩志刚. 语调是非问句与“吗”是非问句的差异 [C] // 似同实异——汉语近义表达方式的认知语用分析.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7] 王洪君, 李榕, 乐耀. “了2”与话主显身的主观近距交互式语体 [C] // 语言学论丛. 第四十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8] 史金生, 胡晓萍. 表疑问时“吗”与“呢”的差异 [C] // 似同实异——汉语近义表达方式的认知语用分析.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9] 陆俭明. 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 [J]. 中国语文, 1984 (5).
- [10] 陈颖. 现代汉语传信范畴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11] 张谊生.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0.
- [12] 刘虹. 会话结构分析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3] 屈承熹. 汉语认知功能语法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成都 610068)

The Observation of Chinese Sentence – final Particles from the View of the Interaction

Chen Y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Interactive Linguistics ,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entence – final particl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interactive factors , including the speaker's attitude ,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speakers and listeners and the temporary communication needs , will influence the use of the sentence – final particles.

Key words: interactio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Modern Chinese; sentence – final particles